

新定
漢文讀本

文部省檢定濟
岡田正之編纂

四

4a
820
天2

41890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3
2000
8988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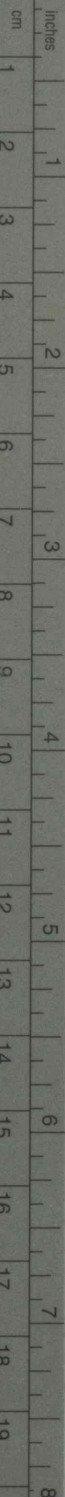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料室

4a
820
大2

濟定檢省部文
用科文漢校學範師·校學中 日一廿月七年二正大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
學助教學習院教授 岡田正之編纂

新定漢文讀本

東京 開成館藏版



卷四目次

一	遊墨水記	一
二	夜下墨水	四
三	進學喻	五
四	士規七則	七
五	格言	九
六	伯夷叔齊	一〇
七	伯夷頌	一一
八	和氣清麻呂	一三
九	和氣清麻呂論	一五
一〇	重盛諫父一	一八

目次

重盛諫父二	二〇
重盛諫父三	二二
忠孝一本	二五
格言	二六
兒島高德	二七
兒島高德題詩櫻樹圖	二八
吳越之爭	二九
蘇臺覽古	三〇
越中懷古	三一
楓橋夜泊	三三
陶朱猗頓	三三
商法必讀序	三四

無信不立	三五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三五
下岐蘇川記	四〇
早發白帝城	四〇
蘇秦約從	四七
熟語	四九
孟嘗君	四九
讀孟嘗君傳	五一
先從隗始	五二
雜說	五三
田單復齊	五五
毛遂定從	五五

三三	藺相如及廉頗	五
三四	題藺相如奉璧圖	六
三五	大勇	六
三六	孺子可教	六
三七	留侯論	六
三八	格言	六
三九	鴻門之會一	六
	鴻門之會二	七
四〇	項羽戰死	七
四一	大風歌	七
四二	題烏江亭	八
四三	義仲戰死	八

四四	石山及三井	八
四五	金洞山	八
四六	耶馬溪圖卷記	九
四七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九
四八	楠氏論	九
四九	岳飛一	一〇
	岳飛二	一〇
	岳飛三	一〇
五〇	岳武穆廟	一〇
五一	夜遊孤山記	一一
五二	山園小梅	一一
五三	梅溪遊記一	一二

梅溪遊記二	二七
左忠毅公逸事	三〇
教條示龍場諸生	三三
熊澤蕃山	三九
石川丈山	四三
陶淵明	四五
桃花源記	五一
愛蓮說	五三
五樂	五九
報德記序	六一
明治聖詔	六三

新漢文讀本卷四

岡田正之編纂

一 遊墨水記

鹽谷宕陰

宕陰三四九(三五七)
 名ハ世弘、字ハ毅侯、其ノ學ハ經世ヲ主トシ最モ歴史文章ニ長シ、安井息軒ト共ニ幕末ノ二大儒ト稱セララル

飛鳥井大納言 雅章
 三芳野や櫻一木にさきみせて山口しるく匂ふ春風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出遊抵三廻里、則花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

遊墨水記

碧疇 映帶

十里一里一町

清流碧疇

淡紅濃白

遠者：近者：

(對偶法)

花幔

空湧 低回



花 櫻 川 田 隅

穠。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

蘋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

在此際。堤口及對岸所見

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

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

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

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

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

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

空湧，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

垂柳疎松

潮滿石鳴

西仰：東瞻：

(對偶法)

翠鬢

慊叟ハ松崎慊堂

續紛

悄梢(稍)

艾年

舉子

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

鳧，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

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鬢如拭。又宇內之絕觀

也。先師慊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

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櫻花及山水之絕觀須臾，天陰風起，落英

續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間。余於

是悄然有感焉。花落人散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亦不

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齷然齒復墜矣。今春

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

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

頽墮
委靡

無狀選(撰)

見一被

伎癢

慶應元年(二五五)
花朝

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
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
未足贖過也。以花喻人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
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
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作記之由

二 夜下墨水

服部南郭

金龍山畔江月浮。

江搖月湧金龍流。

扁舟不住天如水。

兩岸秋風下二州。

南郭(三四三四一七)
名ハ元喬、徂徠
門下ノ名儒ナリ

風和日煦

栗山(三五六三四六七)
名ハ邦彦、幕府
ノ儒官トナリ學
風ナ一新、寬
政三博士(古賀
精里、尾藤二洲)
ノ一人

安永三年(四三四)

三月

詩且

東寺ハ京都下京
區九條町ノ教王
護國寺

和煦

吉峰ハ山城乙訓
郡大原野村ノ善
峰寺ナリ手觀
音像ヲ安置ス

啓龕 絡繹
談話 差池

三 進學諭

柴野栗山

三月二十二日、詰旦、輕裝、取路、東寺、南、暮春、天氣、風
日和煦、加以西山、吉峰、大士像、啓龕、都人士女、相將
行、香、輿者、騎者、步者、負者、抱者、絡繹、載路。都人、吾以
獨行、心孤、漫與、路人、問語、相勞、乞火、吹煙、分果、醫渴、
行、相談、謔、以自慰。但予以前途遼遠、心遽、脚忙、不能
與近郊遊人、差池、逍遙、與一人言未了、又及前者語。
如此數人之後、顧初與言者、既在數里之後、不復可
辨眉目也。半日後、則山轉林蔽、杳不見影響也。獨行、
吾思、與嚮數人、舉足、進步、校之、一步之間、其所爭、雖

影道言(サレヒトキ)
迹形

燕々差池

萬葉

君臣父子爲最大。故人之所以爲人，忠孝爲本。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

統，邦國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

忠君，以繼父志。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爲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爲要，以巧詐文過爲恥。光明正

大，皆由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而已。讀書尙友，君

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文過

君子

成德 達材

三軍帥可奪也
匹夫之心不可奪也

果決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該。堅忍果決，確乎不可
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爲三端。曰：立志以爲萬事之源。擇交

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

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

五 格言二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學入格を高く
するに學ぶ

(論語)

(論語)

格言

九

伯夷名は九字は公
信叔齊名叔字は
壹一ト
孤竹君ハ殷代ノ
諸侯、今直隸永
平府ハ古ノ孤竹
國ナリト云フ

木主

叩

紂ハ殷ノ最後ノ

天子

兵 太公ハ太公望

首陽山ハ一ニ西
山ト云フ、山西
蒲州府ニアリ
且リ指

六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神武天皇
うたりたかきに
しきわちよはる

史記ハ漢ノ司馬
遷ノ撰、遷ハ支
那ノ一大史家ニ
シテ、我開化天
皇ノ御宇ニアタ
ル

士(紳士)男

士之特立、自
知明者也

(冒頭)
一家…一國…
舉世…窮天地
互萬世…
(漸層法)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歿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
(史記)

七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第一段、說豪傑自信獨行、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

伯夷頌

昭乎... 崒乎...
巍乎...

(重疊法)

微子名ハ啓、殷末ノ三仁ノ一人ナリ
周公ハ周公旦ナリ、武王ヲ佐ケ成王ヲ輔ケ周室ヲ固メタル人ナリ、後世、一大聖人ト稱セリ

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第二段、說伯夷窮天地、當互萬世、一人獨行。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當時、聖賢事。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彼伯夷、自信之實。第三段、說伯夷、信道、自知之篤。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

名教
孔子之教
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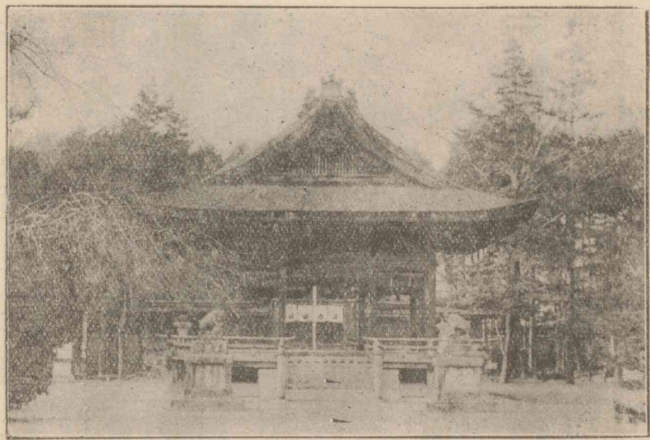
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第四段、說伯夷、雖違聖人、亦足維持萬世之名教。

八 和氣清麻呂

稱德天皇時、太宰府主神阿曾麻呂、阿諛道鏡、託神勅、上言曰、禪位道鏡、天下太平。帝乃令近衛將監和氣清麻呂、詣宇佐奉幣。道鏡厲色、語以阿曾麻呂之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四二九)

台鼎
第五八頁ノ鼎圖
參看



言且曰、使予登祚、以卿爲台鼎。不則有劍耳。既出、眞人豐、永遇之于途。曰、子此行、所係甚大。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臣事之。當與二三子、從伯夷遊耳。清麻呂深然其言、誓死而往。至宇佐、祝禱通社、宵歸、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勅云、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天日之嗣、必立皇緒。道鏡何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帝默然。文武百官在列。

通宵(香)

神憑(かみかかり)

覬覦

慚忿

國史略ハ岩垣松苗ノ撰、松苗(西三三三)ハ京都ノ學者ニシテ、國史ニ通セリ

者悉失色汗背。道鏡慚忿、奏曰、清麻呂妄言不敬。更名穢麻呂、流大隅國、潛遣人途殺之。會雷雨不果。藤原百川救護之、分俸資給。及光仁天皇卽位、竄道鏡於下野、召還清麻呂、尋復本官。

(國史略 國史纂要)

九 和氣清麻呂論

賴山陽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

神龜、聖武天皇
ノ年號
天平寶字ハ孝謙
天皇ノ年號
諸兄(三四一四一七)
天平勝寶中正一
位ニ進ム
華胄 興造

膜拜

吉備真備(三三三
一四三五)

宮闈

僭竊

景雲之元ハ孝謙
帝神護景雲元年
(一四七)ナリ
旌表

呂之事、有以知之。第一段、論士之氣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婦言、事無益興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慶、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衛、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論諸兄無氣節吉備真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論真備、無氣節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

比丘

有保

矜式

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之典、何典乎。而真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論徒講禮、講學、無益於國家、○以上第二段、論滿朝無氣節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即位、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

重盛諫父二

第門 擐甲
直衣チウイン

有_レ主馬盛國者。馳告重盛。重盛大驚。急命駕赴之。入_レ第門。族人皆擐甲鞍馬。旗幟成列。將起重盛烏帽直衣而入。宗盛叩其袖曰。公何以不被甲。重盛睨曰。汝等何以被甲。敵人何在乎。吾爲大臣大將。自非有寇賊犯闕。則不宜被甲也。重盛叱族清盛望見之。遽起表。黑衣而出。數正襟襟。吐甲覩。謂重盛曰。吾察西光狀。如成親等。乃其枝葉耳。間群小彙進。覬覦不已。而御以輕躁之君。何所不至。我欲且請幸一邊。以待事定。清盛辯疏。語未畢。重盛泣數行下。久之。言曰。重盛熟視尊

彙進

四恩トハ父母、國王、三寶、衆生ノ恩ナシ

平將軍ハ平貞盛刑部卿ハ忠盛

反脣

駢植 叨恩

讒人ハ藤原成親等

公家 草草

較著

嚮背之決

貌。知家門已屬衰運也。重盛聞之。世有四恩。皇恩爲最。抑我門雖辱。桓武葛原之胤。而降爲人臣。中微不顯。以平將軍之功。而不過國守。刑部卿聽內昇殿。萬人反脣。及至大人。乃陞太政大臣。以兒之不肖。且辱大臣大將。宗族駢植朝廷。田園半於天下。叨恩極矣。爲官家所疾。誰謂不宜。而運命未艾。讒人既獲。宜論罪所當。退陳事由。則公家豈有不壽威。何必草草爲也。兒又聞之。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況善惡較著者乎。重盛自六位至三公。沐浴君恩。不可勝舉。嚮背之決。自有在焉。素所撫循。士願爲重盛。

重盛諫父

源下野守源義朝
六條判官義朝
ノ父爲義

死^上者二百餘人。保元之亂。源下野守以勅命斬六條判官。兒在當時以爲大逆無道。不忍言者也。此非大人所親觀乎。欲忠則不孝。欲孝則不忠。重盛進退窮於此矣。生觀是惑。不若死也。大人必欲遂今日之舉。



平 且泣。舉座感動。不可背君。而從父。清盛曰。淨海以衰老爲此舉。非爲一身計。徒慮子孫耳。乃以爲不可。汝好計之。乃起入內。清盛感悟。

重盛諫父三

匡救 德源

重盛顧讓諸弟曰。今日之事。縱令公老耄發事。子等何不匡救。乃德源之也。出勅將士曰。欲從公赴院者。見重盛到首。然後行也。乃還小松第。重盛誠諸弟將士。既夜。憂慮弗能措。於是出令徵兵。曰。有大事。速來會。衆相告曰。沈重人。出如此令。必有由也。於是爭赴之。一夕二萬餘騎。而西八條無復一人。重盛乃令家貞家能往護。清盛。清盛問曰。小松第。何由徵兵。二人對曰。院宣內府曰。汝父忘君恩。欲亂國家。命汝討伐之。內府慮君自急也。令臣等來護。曰。君安之。重盛在焉。當以身

院ハ後白河法皇

自急

重盛諫父

漣然

請。清盛惶懼曰。爲我語。內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漣然曰。使父爲此語。吾罪大矣。乃親臨勞兵曰。汝等應召即來。眞不負平生而事出謬傳。宜亟罷去。後有緩急。幸毋狃焉。因盡罷去。法皇聞之。泣曰。重盛報怨以恩。使人慙愧。重盛託院宣徵將士。

(日本外史)

- (一) 主部 修飾語 族 人 重盛 家門
- (二) 說明部 修飾語 皆 熟 已 副詞
- (三) 客部 修飾語 甲 貌 尊 屬
- (四) 補足部 修飾語 補足語 運 衰

東湖(西六十三) 名ハ彪、水戸藩士、彰考館ノ總裁ヲ攝シ、烈公ヲ輔ケテ文武ヲ盛ニセリ、安政二年震ニ遭ヒ壓セラレテ死ス

委吏 乘田

致身

綱常

一一 忠孝一本

藤田東湖

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況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忠、即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況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與孝、固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孝、即忠、以上第一。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輒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爲忠、而不知扶植綱常之爲大忠也。又曰。以死殉難、則不得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

忠孝一本

一一五

生殺予奪之權

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

殉難大孝。○以上第二段論爲忠孝不兩全之說者不知大忠大孝

之所

主部

主語

(一) 忠與孝

修飾語

固不

說明部

修飾語

其本

客部

主部

修飾語

(二) 人子之禮

主語

修飾語

說明部

而夏清

與而且及則ノ類

接續詞

二二 格言三則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禮記)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孝經)

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孝經)

二三 兒島高德

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爲備
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
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
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
無勇也。蓋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
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坂

舟坂山ハ播磨赤
穂郡野磨驛ヨリ
備前和氣郡ニ至
ル間ニアリ
杉坂ハ美作ノ英
田郡土居村ノ北

格言 兒島高德

二二七

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日本外史)

監物(四八二五三) 名ハ一德、常陸那珂郡靜神社ノ神官、櫻田事變ニ預リタル一人ナリ

一四 兒島高德題詩櫻樹圖 齋藤 監物

踏破千山萬嶽煙。
鸞輿今日到那邊。
單篋直入虎狼窟。
一匕深探鮫鱈淵。
報國丹心嗟獨力。
回天事業奈空拳。

數行紅淚兩行字。
付與櫻花奏九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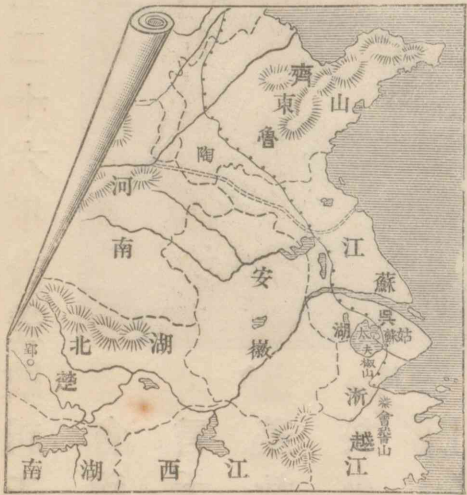
一五 吳越之爭

吳王闔廬舉伍員謀國事。員字子胥。楚人伍奢之子。

奢誅而奔吳。以吳兵入郢。闔廬用子胥伐楚。後吳伐越。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子胥復事之。夫差志復讐。朝夕臥薪中。出入使人呼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耶。周敬

而汝 敬王二十六年(六七) 懿德天皇ノ御宇ニアタル

郢ハ楚ノ都、今ノ湖北荊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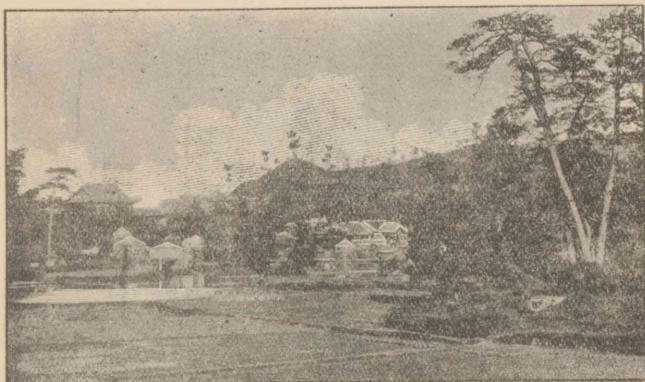


兒島高德題詩櫻樹圖 吳越之爭

夫椒(山)ハ江蘇蘇州府吳縣ノ太湖ノ中ニアリ會稽山ハ浙江紹興府ニアリ

會稽之恥

(提喻法)



王二十六年、夫差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以餘兵棲會稽山，請身為臣，妻為妾。子胥言不可。太宰伯嚭受越賂，說夫差赦越。夫差伐越，勾踐反國，懸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之。曰：汝忘會稽之恥耶？舉國政屬大夫種，而與范蠡治兵。事謀吳，勾踐圖復讐。太宰嚭譖子胥，恥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可材也。抉吾目，

鴟夷

元王三年(八七) 孝昭天皇ノ御宇ニアタリ 姑蘇ハ臺名、江蘇蘇州府吳縣ノ西南ニアリ 成 諱 十八史略ハ曾先之ノ撰、先之ハ宋末元初ノ人

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剄。夫差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子胥以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三年，越伐吳。吳三戰三北。夫差上姑蘇，亦請成於越。范蠡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為幘冒，乃死。勾踐雪會稽之恥。

(十八史略)

一六 蘇臺覽古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一七 越中懷古

李 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エトウ
懐古閑心

一八 楓橋夜泊

張 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九 陶朱·猗頓

越既滅吳。范蠡去之。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

烏喙

輕寶

私從

布衣

重寶

特

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
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范蠡裝其輕寶珠玉，與
私從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鳴夷子皮。父
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曰：居
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
朱公。貲累鉅萬。魯人猗頓往問術焉。蠡曰：畜五特，乃
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貲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
稱陶朱·猗頓。

相

(シヤウ)……宰相—將相
(サウ)……人相—相續

(十八史略)

省軒名ハ行、文章ヲ以テ名アリ、現ニ東京ニ住ス
四民ハ士農工商
仰事 俯育

廢舉

傲

玄理

阿諛 傾奪

許魯齋(二六九一九) 四(一)名ハ衡、元代ノ大儒

旁求 妄進

生理 心君(用)

二〇 商法必讀序

龜谷省軒

商爲四民之一。國之財用豐儉繫焉。民之仰事俯育資焉。善理之則可以富國強兵也。故子貢名儒也。誦詩書習禮樂。而以廢舉著。范蠡賢相也。辭官貲累鉅萬。古人之所爲可見矣。說商業必用言 後世不之察或古人不輕之談玄理。驚虛無。或慣世祿。尚簡傲。遂目商爲賤業。士大夫之徒。恥言廢舉。然飢寒驅之。則奔競於仕進。阿諛傾奪。無所不爲。廉恥掃地。士風日壞矣。元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先務。彼旁求妄進。居官而嗜利者。亦窘於生理所致。如魯齋可謂通於古也。辨後世賤商之謬

卓犖瑰璋

高蹈

歐米之建國也。以商爲主。其選議員。非有恆產者不舉。而其教人有商學之科。我邦方與海外互市。且漸廢世祿。則商之爲道。尤所宜講習也。商業宜講習若夫卓犖瑰璋之士。或不得志於一時。乃有廢舉之可藉以吐氣。何必褰衣高蹈。長爲山澤之癯。而後稱快乎。明治六年二月省軒散人序。奇傑之士亦宜展力於商業

二二 無信不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商法必讀序 無信不立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

二三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宕陰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矣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

庠校 孜孜
在庠校
退庠
畜妻子
獲祿位
逢一患
(漸層法)

觀

飢肥日向ニア

寢陋
文政七年甲申三

屹屹

僉咸皆

闔藩

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觀也。第一段說當今學徒中道倦廢安井翁獨不然仲平飢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屹屹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予深畏事之。在校勤學○應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三七

祇役 湫隘

樸陋

天保九年戊戌(三九九〇)

桑梓 子然

僑居

竈突未黔

俛焉

心計

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爛爛。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卽驚人。在官勤學，○應退庠，畜妻獲祿位而不衰。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子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累遭災患，不廢學。○應逢災患，不沮不挫。○第二段，列敘翁平生勉學。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

格致

成算

栖栖

涓埃

天保十三年(三三〇〇)

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飲食。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翁長數術，達理財。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曠。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恆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第三段，敘翁元有天稟之智，加之以勉學。己輩終身不可及。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

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益為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第四段、敘其遊覽亦為進學之資。

- (一) 益勤。不ニ少撓。
- (二) 於智特深。讀書之燈常爛爛。
- (三) 矻矻不少懈。
- (四) 今則直而方。
- (五) 豈今世之士哉。
- (六) 日必盈寸。
- (七) 居三年。狀寢陋甚。

二三 下岐蘇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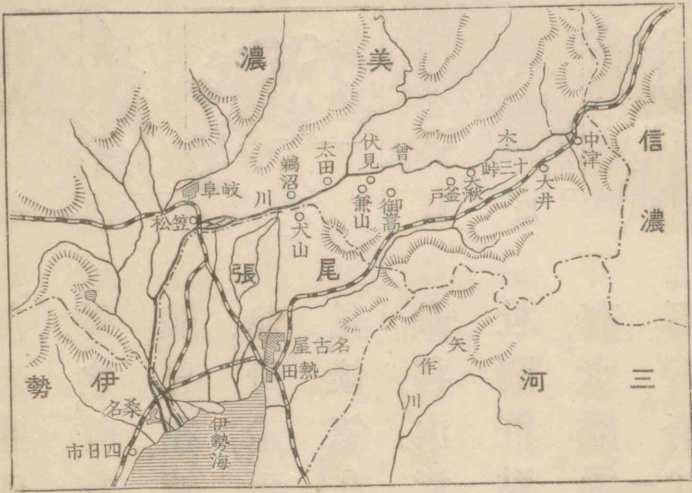
齋藤拙堂

天保丁酉四月，余竣役，與兩藩士俱自江戶還取路，東山舍輿步行，旁探名勝。

歸國途次探勝。

木曾川ハ信濃西筑摩郡ニ出テ美濃ヲ經テ伊勢ニ入り海ニ注ケル天保丁酉八年(三
四七七)竣

十三嶺ハ美濃大湫ヨリ大井ニ至ル山路伏見ハ美濃可兒郡伏見村猪埔桑名ハ伊勢桑名町



嶺、晚宿伏見驛。連日崎嶇，經涉山間，頗疲。至奴輩把槍荷鎧者，或瘡痛不能起。且聞水路之勝熟矣。因謀賃舟，下岐蘇川，至桑名。殆二十里，不ニ一日而達。乃召舟人，戒之。謀下木曾川。翌日夙起，趨水濱，求舟。舟人家在前岸，樹林中，閉戶未起。阻以灘聲，喧逐累呼，不達。唇焦舌燥，久之乃應。與其兒，

操縱

綏綏 灑灑



大斧劈



小斧劈



披麻



荷葉

舟來迎。日已加辰。乃發。舟狹長。薄板爲之。呼爲鷓鴣。兒纔十三歲耳。父在舳。兒在艫。各持槳。操縱甚習。而發。急舟走。兩岸巒巘。一時皆搖。當前所見。倏忽在後。唯見岸行。山走。而不覺舟移。山皆石。身戴土。松爲之髮。而紅。杜鵑粧點於其間。猩血如滴。又處處有水簾懸焉。綏綏灑灑。墜於潭石上。石皆奇狀。羅列兩岸。或特立若柱。或拆裂若門。或若渴驥飲澗。或若臥牛。

陸離

荆關ハ荆浩、關同、竝ニ梁ノ人ニシテ五代ノ山水畫ノ名家、倪黃ハ倪瓚(雲林)黄公望ナリ元末四大畫家ノ二人

大山城址ハ尾張犬山町ノ北木曾川ニ臨メル丘上ニアリ

横道五色陸離相間。皴率作大小斧劈。間有荷葉披麻者。濯波浪以出。交替去來。不暇應接。蓋譎詭變幻中。帶清秀深穩之態。非荆關之筆。倪黃之手。不能狀也。雖僕隸輩。不解山水之趣者。皆連呼奇。不絕聲。忽遇一大巖。屹立水中。舟殆觸之。少誤。則壘粉矣。衆懼而默。舟人笑。捩舵避之。輒掠巖角過。如此者數處。未嘗差絲毫。但經巖際。波激舟舞。飛沫撲人。衣袂盡濕。回視僕從。各握兩把汗。殆無人色。舟人甚間暇。從容吹煙而坐。視上流船。併力挽上者。難易懸絕。峽中及舟行。已而離峽。漸平遠。犬山城露於翠微上。粉壁鮮之危險。

下岐蘇川記

瞿然 若然

明衆望見歡然比至城下又有暗礁齧舟若然欲裂

衆復相顧瞿然過此以往漁舟相望歌唱互答衆心始降矣蓋

始發抵此爲陸行半日之程不一

一餉時而至其快可知矣犬山城下

所嘗讀盛廣之酈道元所記誇

稱江水迅急之狀至唐李白述

其意云千里江陵一日還平生

竊疑以爲文人虛談今過此際

始知其不誣也但舟行甚迅不

一餉時

盛廣之南北朝
ノ宋ノ人ナリ荆
州記ヲ著ハセリ
酈道元ハ南北朝
ノ後魏ノ人ナリ
水經注ヲ著ハセ



城山犬及川會木

笠松之美瀟笠松町

脆美

解菜

搯搯

喧聒

倥傯

能徐翫峽中之勝爲可恨已舟行之急迅又三里抵笠松鳴

鐘方報已登憩岸上店目猶眩仰見屋椽動搖不定

暝坐良久乃止進鱠脆美媚口此行跋涉山谷蔬食

彌旬獲之以解菜飯已復入舟岸愈闊水愈緩險阻

已遠無復可觀枕藉而臥風方逆舟人用力搯搯甚

勞榜聲喧聒使人煩冤午下稍得風便揚帆復走衆

乃睡熟比醒達於桑名日尙高謝遣舟人登陸而行

至四日市宿焉笠松至桑名舟中所見自伏見至此殆爲二日半

路程道上行見家家插菖蒲彩旗翩然翻風衆在行

旅倥傯涉日殆忘月日至是乃知屬端午節不圖今

屈原、楚國ノ忠臣ナリ、五月五日汨羅ニ投シテ死ス

逆鱗
天子ノ即ちかりニ至ル

日舟行、爲弔屈之舉。抑亦奇矣。且舟凌危險、布帆無恙、免爲汨羅之鬼。不亦厚幸乎。因端午懷屈原、且幸無恙過險蓋天下之至奇至美者、每在艱難危險之地。不獨山水之勝也。求之者、比於入虎穴、探龍領、危而後有所獲矣。余於是乎有感焉。未可以語千金之子也。姑記之、以示苦學勵行之人。冒險始、得奇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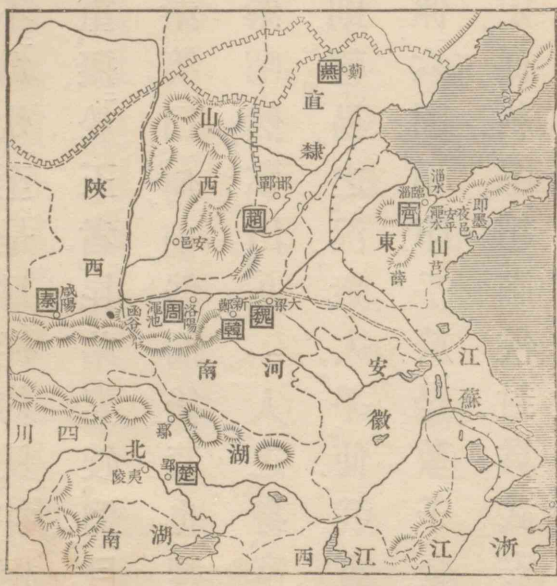
二四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成都 朝日、雲、紅、白、彩、雲、間、在、此、

二五 蘇秦約從

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遊說秦惠王、不用乃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



諺說諸侯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於是六國從合。
蘇秦

蘇秦、張儀、辯論を以て大いに著し、始皇帝以前に於てたゞ者なり、蘇秦は合縱(ガクシヨウ)の説を述べ、張儀は連横(レンコウ)の説を述べ、二者成らず、清では南北、從親を縦と云ふ、東西を横と云ふ。

六國合從ハ周ノ顯王三十六年(三二六)

早發白帝城 蘇秦約從

喟然
洛陽ハ河南省河
南府ニアリ
負郭

約リキ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
不為炊。至是、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車騎輻
重、擬於王者。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伏侍取食。蘇
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
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
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發憤成業既
定從約、歸趙。肅侯封為武安君。其後、秦使犀首欺趙、
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秦破從約

(十八史略)

說 (セツ)……論說 學說
(セイ)……遊說 說客

二六 熟語

操觚。鉛槧。揣摩。管見。蠡測。井蛙見。
三寸舌。執牛耳。合從連衡。(四七頁)縱橫之策。

二七 孟嘗君

靖郭君田嬰者、齊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有子曰文。
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號為孟嘗君。秦昭王聞
其賢、乃先納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

薛ハ山東兗州府
滕縣
「第四七頁ノ地圖
參看」

函谷關ハ河南陝州府靈寶縣ノ南ニアリ

食頃



函 谷 關

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君狐白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

孟嘗君秦ヨリ歸リシハ赧王十七年(六三)

王安石(六一七)字介甫、半山ト號ス、神宗ヲ輔ケテ新法ヲ行フ、尤モ文學ニ長ズ、唐宋八大家ノ一人、虎豹之秦

南面

及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和。
(十八史略)

二八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世人以孟嘗君為能得士。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足為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不足為得士之理由。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名士所以不至。

昭王ノ即位ハ周ノ赧王三年（四七）ノ第四七頁ノ地圖參看
弔死 問生

孤

涓人

樂毅齊チ伐ツハ赧王三十一年（三七）

二九 先從隗始

齊伐燕取之。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弔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任國

臨淄ハ齊ノ都、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莒ハ齊ノ東境ノ邑、江蘇海州ニアリ、即墨ハ齊ノ邑、山東萊州府ニアリ

反問

王露傷疾楓樹林

伯樂

政。昭王招賢、任樂毅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王出走。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爲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爲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齊城。樂毅去趙、燕破於齊

（十八史略）

三〇 雜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韓愈

頂針同環

先從隗始 雜說

五三

槽檻

オ、けたらき、

比喩 (正意)

有^ラ故雖^レ有^ニ名馬、祇辱^ニ於^ニ奴隸人之手、駢死^ニ於^ニ槽檻之間、不以^ニ千里稱^セ也。有名馬而無伯樂、喻有賢臣而無明主。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不得養馬之道、喻不禮養賢臣。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不知名馬之歎、喻不知賢臣。

- (一) 展驥足 是より大に發展せんこと
 - (二) 附驥尾 他人に用ひ
 - (三) 騏驎一日而千里 駑馬十駕
- 則亦及之。

三三 田單復齊

「第四七頁ノ地圖參看」

版鋪

絳繒衣

宗廟

齊ノ地ヲ復セシハ、報王三十六年(三八二)

燕昭王攻齊。齊湣王走莒。楚將淖齒救齊、反殺湣王。湣王子法章立、是爲襄王。時齊城惟莒、卽墨不下。卽墨人推田單爲將軍。單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後。牛尾熟、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爲齊。迎襄王於莒。封單爲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

田單復齊

將軍士卒

(對偶法)

淄澠ハ二川ノ名、竝ニ臨淄ノ間ニアリ

枹

死_ス之心、士卒無_ク生_ル之氣、莫_カ不_レ揮_テ泣_テ奮_テ臂_ヲ欲_シ戰_ヲ。今將軍東有_リ夜邑之奉、西有_リ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_セ乎淄澠之間、有生_ル之樂、無_ク死_ス之心。故不_レ勝_タ也。單明日厲_シ氣巡_リ城、立_チ於矢石之所、援_テ枹鼓_ス之。狄人乃下。

(十八史略)

第四七頁ノ地圖參看

穎脫(音ケ脱)ハ出_ル

三三三 毛遂定從

秦攻_ム趙、邯鄲。平原君求_テ救_ヲ於_レ楚。擇_リ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_レ之俱_ニ行_ニ得_テ十九人。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士處世、若_ク錐處_ル囊中、其末立_コ見_ハ。今先生處_ル門下三年、未有_レ聞_ユ。遂曰、使_バ遂得_ル處_ル囊中、乃穎脫_シ而出_ズ。非_ニ特_ニ末_ニ見_ハ而已_ニ。

備數(數ヲテ)從_ニ南北同盟

歷階

小豎子

鄆(縣)ハ湖北襄陽府ニアリ。鄆ハ楚ノ都。湖北荊州府ニアリ。夷陵ハ湖北宜昌府ニアリ。

社稷

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不決。毛遂按劍、歷階升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爲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_ム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天下莫能當_ル。白起(奉_リ三)小豎子耳。一戰而舉_グ鄆、郢、再戰而燒_キ夷陵、三戰而辱_シ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_ニ楚_ノ非_ニ爲_ニ趙_也。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_テ社稷_ヲ以從_ニ。遂曰、取_リ雞狗馬之血來。遂捧_テ銅盤_ヲ跪進_シ曰、王當歃_シ血而定_ム從_ヲ。次者吾君。次者遂。

毛遂定從

五七

廷叱

〔不俱生（俱不生）〕
肉袒 負荆
刎頸之交

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相如先國家。頗不吝改過。

（十八史略）

（一）林（リン）……楚 焚 禁 霖

（二）麻（マ）……磨 魔 摩 靡

（三）麻（レキ）……歷 曆 櫪 歷

（配字）

三四 題蘭相如奉璧圖 安井息軒

眇然

摺伏

悻悻

眇然小丈夫耳。力不足以維鷄。貌不足以加人。而浩氣所發。滿堂摺伏。以秦王之暴。不得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快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焉。抑

未矣。オナリ
業ニシテ、根ヲ生ムコトナリ。

三五 大勇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裼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ハカシテ
直ニ義
勝テ事カセズ
孟子

縮 裼寬博

留ハ江蘇徐州府沛縣ニアリ
大父

三六 孺子可教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宦

常營

椎(推)

博浪沙ハ河南陽武縣ニアリ

下邳ハ江蘇徐州府邳州ノ東

圯

業(既)

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大勇 孺子可教

王者師
穀城山ハ山東泰
安府ニアリ

太公ハ太公望

賦ハ洵ノ子ニシ
テ轍ノ兄ナリ、
字ハ子瞻、東坡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史記)

三七 留侯論

蘇軾

ト號ズ、詩文ニ
兼キ長ズ、唐宋
八大家ノ一人

挾持
子房ハ張良ノ字

意(老人ノ子房也)
注(意ハセ、九ノ子)
刀鋸鼎鑊
賁、育ハ孟賁・夏
育、竝ニ古ノ力
士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第一段、說豪傑所不能忍。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老人應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

留侯論

六五

居(日)印(土)日帝
居諸(日月)一用之
日居日諸
律(以)差(任)
韓非、商鞅、法

姓曰司馬名曰遷
父曰諱曰大史公
たり父に代りし史記
を著く日本外史は
史記尤傳より遷

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第三段、述高祖項籍之勝敗、併敘張良、狀貌、說張良能忍之効驗。

三八 格言一則

小不忍、則亂大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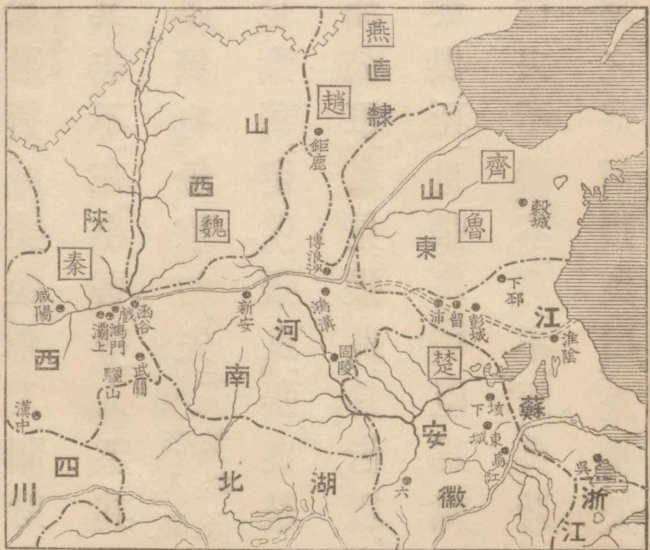
(論語)

三九 鴻門之會一

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

鴻門ノ會ハ我孝
元天皇ノ九年(四
五)

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

項籍名ハ羽、時
二年二十七
沛公ハ劉邦、時
二年四十二
新安ハ河南省河
南府ニアリ
咸陽ハ秦ノ都、
今ノ陝西西安府
咸陽縣
戲(水)ハ西安府
臨潼縣ニアリ
霸(水)或ハ灑ニ
作ル西安府咸寧
縣ニアリ

鴻門(區)ハ西安
府臨潼縣ニアリ

季父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羽入關，將擊沛公。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

孰與

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

公曰諾。項伯告急張良沛公見項伯陳無他意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

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

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

王許諾。項伯戒項羽善遇沛公

(史記)

鴻門之會二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言之。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郤

且將

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羽沛公會鴻門

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

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

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

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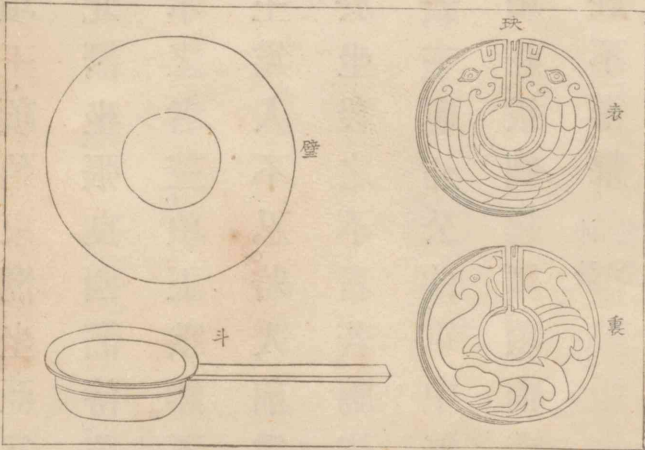
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莊不得擊。沛公危急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

卮酒



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

氣

懷王
項伯
項羽
沛公
范增
人殺之皆言と殺せんとあつた
カと恐れた

細說

之斃肩。則與一生斃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斃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樊噲入侍辯
沛公無他意

刀俎

玉斗

柄杓水杓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

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沛公竊還，張良留謝。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范增，激怒。

(一) 誰爲大王爲此計者。孰與君少長。大王來何操。與老人期後何也。

(二) 君安與項伯有故。沛公安在。

(三) 客何爲者。今日之事何如。

(四) 爲之奈何。

(五) 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能復飲乎。嗚呼其真無馬耶。

四〇 項羽戰死

固陵ハ河南陳州府淮寧縣

垓下ハ安徽鳳陽府靈璧縣

漢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兵來。黥布亦會。來會漢軍。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騅スリリ甘マ毛ウの馬ウ幸キ白ハク千里セウ竹チク馬バ

騅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項羽張詠

羽乃夜從八百餘騎潰圍南出。渡淮。迷失道。陷大

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

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

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

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項羽潰圍出戰於是欲東渡烏江。

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

絃誦之聲

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自刎而死。項羽自刎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是為漢高祖皇帝。漢王滅楚即帝位

〔十八史略〕

四一 大風歌

漢高祖

大風起兮雲飛揚。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四二 題烏江亭

杜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
江東子弟多才俊。

包羞忍恥是男兒。
捲土重來未可知。

四三 義仲戰死

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於階下。具興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僅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

元曆元年(八四四)
義仲(八一四-八四四)
年三十一
後白河法皇
股栗

根井行親
橋親忠

島山重忠
梶原景時

颺言

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ナリクダ}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

也。因勅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擊却之。

今井兼平

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攫巴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返。義仲以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携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

義仲戰死

佐公源賴朝

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拒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

振旅

方奮鬪，箠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我事終矣。」銜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

四四 石山及三井

齋藤拙堂

渺瀾

七日早發。過勢多橋，望琵琶湖。渺瀾粘天。適大風驚

洶洶

突怒

濤洶洶如海。抵石山寺。山以石爲體，突怒偃蹇。

奇怪

奇怪萬狀。得磴而上。上有佛堂。堂中有源氏室。傳是

八景
堅田落雁
唐崎夜雨
粟津晴嵐
三井晚鐘
石山秋月
矢走歸帆
比真暮雪
勢多夕照

紫姬草源語處。寺藏其影像及硯云。又有觀月亭。臨湖。風概無比。尤宜於秋夜觀月。故名。八景中，所謂石山秋月是也。反出官路，過粟津，訪今井兼平。

石山及三井

八五

背
不甚(甚不)
甚不(不入)

墓。在野田中。兼平雖不能諫止義仲之叛。奮鬪致死。不負所事。其志可哀。過膳所。道傍有義仲寺。門閉。固不甚欲入。不叩而去。兼平墓 義仲寺抵三井寺。躡磴而上。數百級。佛殿壯闊。俯臨湖水。唐崎竹生島。諸勝一覽在掌。取路古關入京。二井寺

四五 金洞山

齋藤竹堂

金洞山ハ上野妙義山ノ中岳

峭拔

礪澤、下仁田並ニ上野甘樂郡ニアリ

凡所貴於山者。不在肉。而在骨。肉豐則山雖大。不免為凡山。唯多骨。故石壁峭拔。奇態橫生。是金洞之觀。所以甲天下也。總 餘從礪澤經下仁田。天將暮。望金

縹渺

嵌空昇

欹側 圻裂

蠹蠹 臚列
如排戟：如高僧：(直喻法) 呪 蹲伏

洞。唯見秀崖千仞。縹渺雲表耳。夜抵巖高寺。宿焉。寺在山腹。堆嵐疊綠。襲人衣枕。夢魂亦冷。宿山 腹次日。由寺後躋級。謁武尊祠。有洞曰金洞窟。洞外絕壁嵌空。置長清道士碑。道士為開山祖。事載在碑中。愈登。石脊欹側。如半圯橋。度之。巨石倚疊。圻裂不合。若縫衣之綻。腹貼石而出。其背。鬚眉皆摩。曰摩鬚巖。大日峯在其上。登而跳之。下有蠹蠹臚列。如排戟。聯甲。曰金剛峯。曰彌陀嶽。或奇醜爭出。如高僧誦呪。百鬼蹲伏。曰天狗岡。曰鬼面巖。其他四山之勝。咸萃於目下。猶將軍坐車上。而三軍兵士環向聽命也。金洞 諸峯東峯相

攢簇

距半里，石門巍立數十丈，是為第一門。從門內過，亂崖攢簇。有小祠。余慮前路峻絕，腰刀為累，脫一刀置祠下。又進得第二門。形偏倚，如半彎明月。第三門不甚高，而廣容數人。第四門洞然豁大，如數間屋。門外臨絕壑，俯視無底。奇巖遶之，敲直高下，如危閣，如飛橋，如駢筍挺芝，使人應接不暇。自恨不身為飛翔之鳥，奔逸之獸，絕巘窮谷，一時遍到耳。風方至，搖搖欲落。東峯石門乃下。里許得妙義祠。堂宇偉麗。祠後有逕，可達巔。聞其不及金洞之觀，遠甚。不復登而去。妙義祠

駢筍 挺芝

不復：復不

畫無聲詩
詩有聲畫

耶馬溪ハ豐前下
毛郡山國谷ノ別號

奇峭

文政元年戊寅
(四七)

彦山ハ筑前ニア

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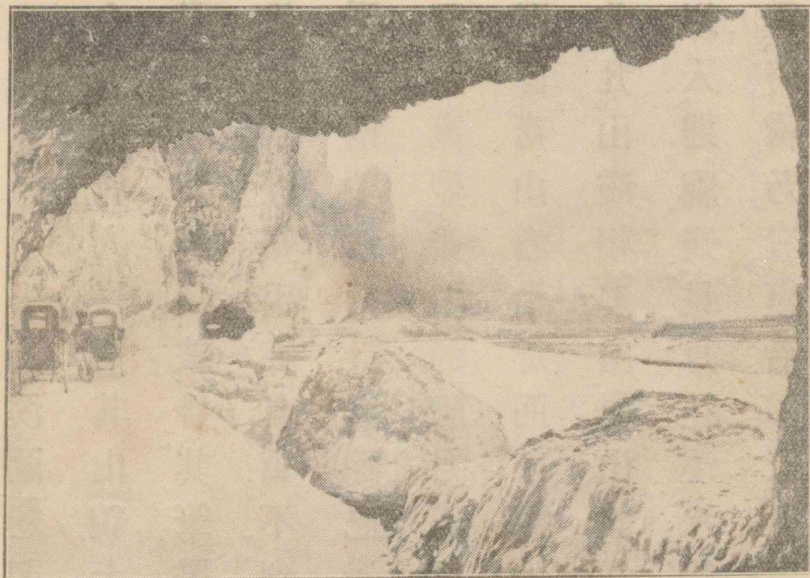
攢竦

四六 耶馬溪圖卷記

賴山陽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有。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觀豐耶馬溪，乃知造物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總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彦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彦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峰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為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山脈水路之非凡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峰夾水，攢竦如

石罅



耶馬溪

春笋矗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而出而石

石罅

董巨ハ五代時代ノ南唐ノ畫源、巨然、王蒙字ハ叔明、元末明初ノ畫家

榑牙（榑）

竈突

肪脆

水妬山

（擬人法）

陰皆苔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罅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榑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古人筆墨不吾欺也山水樹石之奇至柿阪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峰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燂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猪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峰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滄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飛泉溪流之妙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開數

田勝

〔復不甚……〕

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埃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訪含公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勝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勝，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而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勝礙目，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況公等生長此土，宜不覺其奇也。余

蒼潤

諦觀

遂

幹

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仙人巖及羅漢寺，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色，忽覺迥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耶。余曰：欲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宿山寺。再遊馬溪，明雨，借轎西還。山峰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成數峰。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雨中還，至屈智林。含公慮吾酒盡，預戒家

馱

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三日辭去
 踰海東歸自海雲中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者皆
 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
 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
 以為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
 海內第一或不誣也馬溪所以為海內第一己卯之臘肱囊得爾
 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接屬之為橫長一卷又記
 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髣髴
 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踢其境而補
 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為海內第一者

文政二年己卯
(四七)

笨拙

文政十二年己丑
(四八)

冥搜 默運

依依

南陬

瑰琦

乃自賴子成始作詩文畫卷圖為含公取去備後故友橋本
 元吉亦好山水請為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
 母至尾路留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
 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
 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
 在目中也再作畫圖

(一) 耶馬溪以僻在南陬故文人之迹罕至土人慣見亦不甚
 奇之賴山陽獨稱海內第一而或又曰此溪未若金洞之
 勝也

(二) 余謂金洞瑰琦絕特之觀攢簇一里令人驚心駭目此無

擅長專美

抹殺

月旦

有。而此溪山水雙秀。愈出愈奇。彼亦無有。則擅長專美。各自有在。而一概抹殺。強成甲乙。恐山靈谷神。稱冤不服矣。
山川月旦。安可輕決哉。
(讀法)

四七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

感而有作。

賴山陽

文政之元十一月。水流如箭。萬雷吼。居民何記。正平際。當時國賊擅鳴張。
吾下筑水。傲舟筏。過之。使人豎毛髮。行客長思。己亥歲。七道望風。助豺狼。

身ヲモトヨブ
解

征西府(懷良輔)
鎮守和
向背

勤王諸將前後歿。遺詔哀痛猶在耳。大舉來犯。彼何人。河亂軍聲。代銜枚。馬傷胄。破氣益奮。被箭如蝟。目皆裂。歸來河水笑。洗刀。四世全節。誰儔侶。棣萼未肯。向北風。嘗却明使。壯本朝。
西陲僅存。臣武光。擁護龍種。同生死。誓剪滅之。報天子。刀戟相摩。八千師。斬敵取胄。奪馬騎。六萬賊軍。終挫折。血迸奔湍。噴紅雪。九國逡巡。征西府。殉國劍傳。自乃父。豈與恭獻。同日語。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九七

丈夫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

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

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

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英雄の精靈

從

四八 楠氏論

賴山陽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址。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

低回 巖立

值遇

以赤手……

(隱喻法)

復辟

舉措

編裨

掃殄

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訪櫻井驛址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楠公以天下自任

段說過舊蹟懷忠烈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朝廷待楠公之失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

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朝廷待楠公之失二、〇第二段說朝廷以不與大

任楠公致中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第三段說子孫殉國難，使足利氏不得大成志。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

設心

彈丸黑子

一門之肝腦

(換喻法)

漸盡灰滅

資望

南風不競 (引喻法)

正閏 鴻號

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論楠公者，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亦謬，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維持世道，第四段說楠公生，繫四方望，死維持萬古人心。

四九 岳飛一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相州湯陰(縣)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治

港汊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雷迅、天
擊動北風、長驅
渡河洛、直掃
向燕幽、馬蹀躞
氏血、旗纛克汗
頭、歸來報明
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
飛拜
紫巖張浚號

後飛謂浚曰、已有定畫、不八日、可破賊。急攻么水塞。么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破。飛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雷迅、天
擊動北風、長驅
渡河洛、直掃
向燕幽、馬蹀躞
氏血、旗纛克汗
頭、歸來報明
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
飛拜

岳飛筆蹟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草木壅

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走港中、爲筏所拒。飛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賊舟、盡壞。么

神算

平定、紹興五年
二月廿六日

投水中。遂獲而斬戮。於是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飛上疏高宗、請恢復。帝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平定楊么

岳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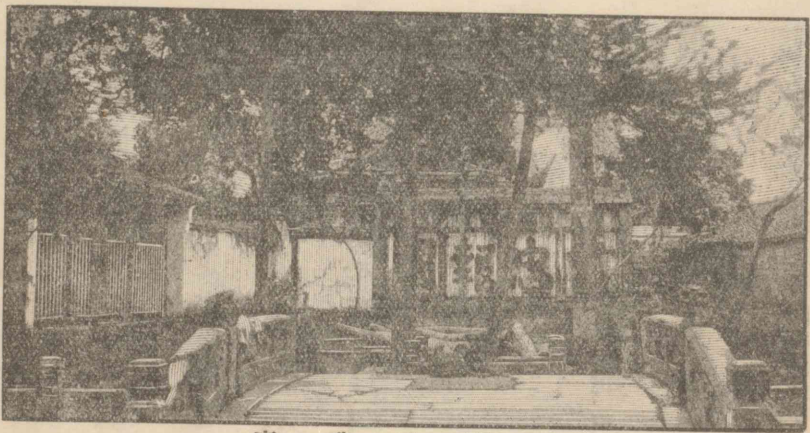
初秦檜爲金人執去。檜於淮上、爲金人草檄、且竊唱和議。金人放還。帝信檜相之。檜主和議曰、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天下無事。和議遂決。金將遣使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飛上表、寓和議不便之意。有

岳飛

鄆城(縣)河南
許州鄆城縣治

潁昌(府)河南
許州治
朱仙鎮河南開
封府城南
黃龍府遼東盛
京省開原縣治

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駁秦檜講和
已而金人又分道益南侵。飛與兀朮戰於鄆城。更遣其子雲直貫其陣。謂之曰。不勝吾先斬汝。雲大破金兵。死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飛令步卒執麻札刀。且令曰。汝等勿仰視。唯斬馬足。衆奮擊大破之。兀朮大慟曰。吾起兵以來。皆以此勝。今已矣。雲又往戰于潁昌。破金兵。殺兀朮婿夏金吾。飛進軍朱仙鎮。謂諸將佐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大破兀朮
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扣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



西 湖 岳 飛 廟

退。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兀朮乃留。已而檜果欲畫淮北與金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召班師。飛泣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還。岳飛召還
既而兀朮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然後可和。檜遂謀殺飛。使人誣告張憲得雲手書。謀

岳飛

膚理

據襄陽還飛兵柄。矯詔下飛父子獄。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以白檜。檜曰。此上意也。檜改命万俟卨。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詰之。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檜竟手書小紙付獄。飛遂死。時年三十九。雲。憲棄市。爲秦檜所殺。

岳飛ノ死ハ高宗ノ紹興十一年、(一八〇)我崇徳天皇ノ御宇ニアタ

岳飛三

藥餌 異時

飛性至孝。言行不苟。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躬親藥餌。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

錢

頌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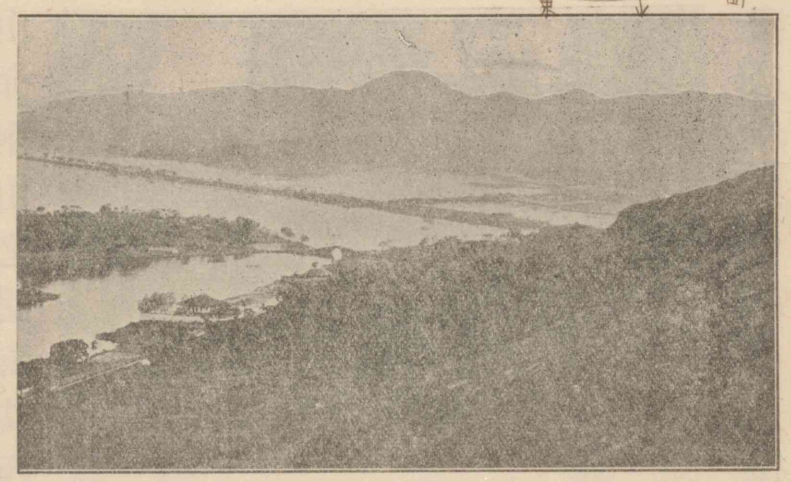
恂恂

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也。師每休舍。俾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故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頌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謀定後戰。猝遇敵不動。敵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岳飛

邵長蘅(三十七三
六四)青門山人ト
號ス、清初ノ學
者ナリ

別業



西

湖

而假手於人。以蓋前愆耶。
抑天終不悔。而人奮其力。
與天爭也。
天不使岳
飛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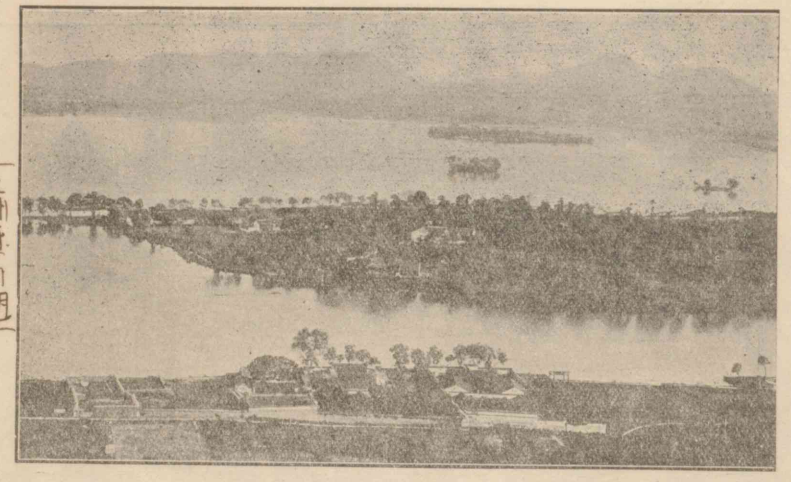
五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
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
戒庵別業也。樓面孤山。暑
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

澱澈

林處士ハ林逋
沮洳



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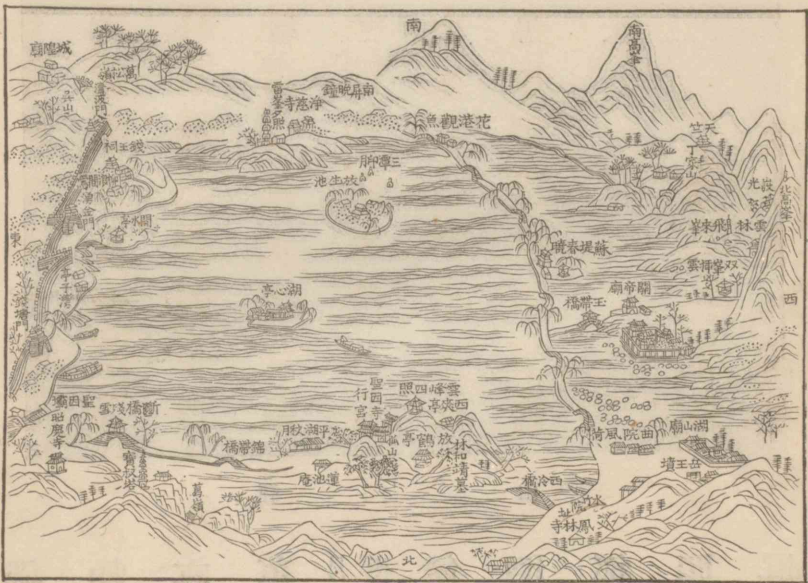
山

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
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
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
萬象澱澈。余遊興躍然。
湖上
月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
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
徊林處士墓下。已舍艇。取
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
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
屏。諸峰廻合。如大環。蓋亭

夜遊孤山記

杭州府南朝

林薄



西冷橋景

適踞湖山之中、於二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竝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

嗟乎嵐影湖光
……(詠歌法)

梵唄

林逋ハ宋初ノ人、孤山ニ幽棲ス、眞宗其ノ高隱ヲ嘉ミシ、粟帛ヲ賜フ(六七)和靖先生ト諡セラレ

在_リ西冷橋、南_ニ左挾_ニ孤山、右帶_ニ蘇堤、當_ニ即此地_{ナル}。嗟乎、嵐影湖光、今不_レ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權臣名士遺蹟存亡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_ニ歸途。

五二 山園小梅

衆芳搖落獨暄妍。

林逋

占盡風情向小園。

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斷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

不須檀板共金樽。

五三 梅溪遊記 (原二)

齋藤拙堂

梅溪ハ大和伊賀山城ノ交界地ニアリ、月瀨村大字尾山桃香野最モ佳ナリト云フ天保元年(二四九〇)二月十八日服部文祿、伊賀ノ人

一日千本、尾山八谷之一也。花最饒。故有此名。蓋比芳野、櫻谷云。余與同人、出三學院、下前崖、覺山水與梅花、皆已佳絕。任意而行、至一大谷。文稼識而言之。徑詰曲而上、花夾之。步出其間、如籟白雲而行。數百步達巔。下顧、彌望皜然、與溪山相輝映。余嘗

詰曲

彌望皜然

輝映

鄧尉山ハ江蘇蘇州府ニアリ

熱鬧

羅浮山ハ廣東惠州府ニアリ

斂昏

遊芳野、觀其一目千本、有此盛而無此勝。又嘗觀嵐山、櫻花、有此勝而無此盛也。更求之西土、以梅花名者、杭之孤山、境蓋幽、花則寥寥。蘇之鄧尉、花頗多地。則熱鬧、唯羅浮、梅花村、對峻峰、臨寒溪、而花尤饒。庶幾可比我梅溪歟。日已斂昏、花隱淡煙中、千樹依約、不見其所。極暗香、翳藜襲人、聞溪聲益近。且大至咫尺、不辨色而後去。

梅溪遊記 (原三)

昏黑還入院。欲俟月升復出觀花也。余平生想梅溪

伊ハ伊賀
開謝 虧盈

邵雍字ハ堯夫、
宋ノ大儒、康節
ト諡セララル

已渡ハ今ハかり存
既渡ハ渡ッしヨリ
ト

月夜之奇、欲一游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
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
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山中、著花
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分在今月之末、
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賞花慎勿至離披。私
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後三日來。豈意
花開已七八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遭花月之佳期、獨
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悵悵。張燭欲飲。此行購樽
容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取之。酌不數巡而竭。
恠詰之、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悵。買村酒、得數

醺然

梁川星巖、字ハ
公圖、美濃ノ人
福田半香、遠江
ノ人
吟咏揮灑

玲瓏 錯落

鏘然

倒蘸 隱約

升來、洗盞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然。文稼風流士、
公圖以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餘人亦皆吟咏
揮灑、少慰愁悶。詩酒書畫俄而小溪來報曰、雲破月出
矣。衆驚喜欲狂、捨盞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朗。步抵
眞福寺。枝枝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玉釵、錯
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岸西行、前
望月瀨、水清如寒玉。漾月影、蹙作銀鱗。而兩山之花、
倒蘸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平生之
願、至是酬矣。花月、絕景

(一) 主部(主語) 修飾語——主語——說明部(修飾語)——說明語——

客部(修飾語—客語)

(二) 主部(主語—主語) 說明部(修飾語—說明語)

補足部(修飾語—補足語)

(作文)

五四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
 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
 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
 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
 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

方苞(三三〇二四九)
 望溪下號、安徽桐城人、康熙乾隆之際文名
 著、左光斗(三三三三
 八)桐城人、議
 議ニヨリ宦官
 陷ラレテ殺サル
 後忠毅ト諡セラ
 史可法ハ明末ノ
 義士ニシテ毅宗
 ノ崩後福王ヲ奉
 シテ回復ヲ謀レ
 リ

廠獄

逆閣 炮烙

長鏡

焦爛

糜爛

構陷

事、惟此生耳。ナラント左光斗識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
 逆閣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
 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
 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
 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
 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
 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
 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
 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
 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

左忠毅公逸事

崇禎三十八年號
殺宗ノ年號
蕪(州)ハ湖北黃
州府
黃(州)ハ湖北黃
州府
潛(州)ハ安徽六
安府
踣踞

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可法思師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可法盡瘁不負光斗所見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可法終身不忘師家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逸話出處

王守仁(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ハ陽明ト號ス、
明代ノ一大學者
ニシテ宋ノ朱子
ト並ビ稱セラ
ル、我後相原天
皇ノ御宇ニアタ
ル

五五 教條示龍場諸生

王守仁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不違五見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翫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繇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

曠廢 隳惰
翫歲 愒時
繇(由)

舵 銜

使爲善…(反)
爲善則…(正)
鄉黨
(正反法)

使爲惡…(反)
爲惡則…(正)
(正反法)

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
以知所立志矣。

惡
(アク) 善惡 惡逆
(ヲ) … 賤惡 疾惡 好惡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

警捷

謙抑
苟有虛…(反)

資稟
超邁

苟有謙默…
…(正)
(正反法)

樂易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

陽明王陽明

蹟筆明陽王

之尙未篤也
從吾遊者不
以聰慧警捷

爲高而以勤謹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

魯鈍

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踏。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須內省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

禮義廉恥

狡詐偷刻

規飭

歉

洗滌舊染

羞澁疑阻

婉曲
(正反法)

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阻。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有過當速改從善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

訐

沾直

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沾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責善之法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人之攻我，可甘受。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諸使生先諫己。

敦

蕃山(三七九三五)元祿四年歿

釋褐

肥笨

稟受

稠囊

五六 熊澤蕃山

鹽谷岩陰

熊澤了介，字伯繼，號蕃山。平安人，年十六，釋褐備前。仕池田光政，食祿七百石。伯繼體貌豐肥，自以爲肥笨，不便武事。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茹淡，日夜講武技。間輒驅逐山野，獵獸射禽。宿直日，藏木刀稠囊，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擊刺法。如是數年，軀體稍瘦削。爲人聰明，有大志。光政將大登庸之，而辭以學未優。抱大志，鍛身體。去游京師，求師。偶聞共投宿者語，曰：「僕爲主翁，齎二百金，遠行途跨驛馬，繫金於鞍，而忘收之。投宿始覺，求之無道，將縊死。夜半馬

澆世

夫來還。僕驚喜，以十六金謝之。不受曰：「還遺物耳，何報之有。但冒夜來，得二百錢足矣。」強之弗聽。曰：「吾里有中江先生，平居訓誨吾輩。若受所賜，則為負先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斯人乎？伯繼傾聽良久曰：「化及賤隸，中江氏之德，可想見。此真吾師也。」乃如近江，訪中江原，原固辭不見。伯繼曰：「弟子固不足教也。然釋官百里趨庭，縱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吾願足矣。」原許見。因請從受業。居數年，學大進。從藤

趨庭

格君心

樹而受業之由來、於是光政因京極高通招焉。原亦薦之。遂再

還備前。光政延相見。伯繼不言政事得失，以格君心

笑百步

為任。光政曰：「吾為政未善。然比鄰國似差長。」伯繼曰：「此所謂五十步笑百步者。君何其志之小也。」光政大悟，益銳意求治。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伯繼時年二十七。以格君心為任。

岐嶷

五七 石川丈山

鹽谷宕陰

石川重之，三河人。幼而岐嶷。其父信定曰：「此兒不揚芳於千載，必魁惡乎四海。」及長，精悍，武技絕倫。東照公召為近侍。大阪之役，從入京。病熱甚。其母以書勗之云：「汝已從軍，非立功無復見我。」重之感泣，力疾起。

復輿

大駕過東寺。見重之乘復輿。曰：彼病重。奈何至此。重之避路旁。待駕過。騎馬渴甚。飲水三勺。覺胸間頓爽。東照公聞之。驚曰：得無有神助。明日。加賀先鋒本多政重。既交鋒。重之潛離伍。稱使者。入政重隊。刺敵殪之。有人奪其首。棄不顧。突入城門。復獲甲首。政重曰：「卿盍見吾主。敘功。」重之曰：「吾非貪名。欲不忝祖先耳。」事平。以犯軍律。薙髮匿于京師妙心寺。立武功間從林信勝。堀正意等游。信勝奇其才。勸見藤原肅。重之素鄙文儒。不肯。強而後可。肅為說倫理道德。於是痛自悔悟。發憤潛研經傳。肅讀其詩。嘆曰：異日必為一代

薙髮

發憤

詞宗 嘉遜

詞宗。善文學重之遂還俗。然素懷在嘉遜。不畜妻。板倉重昌。雅相友善。薦之淺野長晟。重之有老母。乃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因與母往安藝。為母祿仕居久之。母歿。去還京師。結廬叡山麓。放情山水。題其景勝。有百花塢。洗濛瀑。老梅關。嘯月樓等之目。壁上畫漢晉唐宋善詩者三十六人。各題其一詩。名曰詩仙堂。因自號六六山人。風騷自娛。口絕兵革。人叩之。輒云：衰老昏耄。前事曹然。風流自嬉每出行。使童奴擔偃月刀。以從。有詩曰：枕頭三尺劍。瓶裏一枝梅。又曰：腰間無寸鐵。胸裏揮三軍。人謂山人雖隱。而壯心未已也。京尹板

偃月刀

拱壁

渡らじな勢見の小川の淺くとも老の波たつ影は恥かし

恬澹
寛文十二年夏(三二四三三三)年九十



石 川 丈 山

倉宗重、將疏薦之。重之愕曰、「一晦一顯、妄人已。妄人何益乎國家。」壯心未已、重之善隸書。晚節詩律滋細。韓人

來聘。有權式者。見其詩曰、「東海李杜也。」士無文武、莫不慕其風采。獲翰墨者、珍賞如拱壁。學者稱曰「丈山先生。」後水尾法皇、欲徵見之。重之賦和歌以固辭。法皇益高其操曰、「恬澹如斯。豈可奪乎。」自是不復徵。寛文之末、以壽終。

見重中外

陶潛(1017-1077)
我仁德履中、天皇ノ御宇ニアタル溥陽ハ江西九江府德化縣

彭澤縣ハ江西九江府湖口縣

一力

束帶

折腰 印綬

- (一) 小(心)慕恭忝添
- (二) 水(水)暴瀑漆膝黍藤

(配字)

五八 陶淵明

陶潛字淵明、溥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清高自耕復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

陶淵明

元嘉四年(二〇七)
宋文帝ノ年
號

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辭彭澤令、不復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不仕宋

(通鑑綱目)

五九 桃花源記

陶 潛

太元(二〇六-二〇七)
晉ノ孝武帝ノ
年號
武陵郡ハ湖南常
德府武陵縣
續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阡陌
種作
垂髻
黃髮

歎惋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漁人窮、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田宅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

出得^テ其^ノ船^ヲ、便^チ扶^ケ向^レ路^ニ、處處^ニ誌^ス之^ヲ。及^テ郡^ノ下^ニ、詣^リ太守^ニ、說^フ如^シ此^ノ。漁人受^ク、太守即遣^シ人^ヲ、隨^ヒ其^ノ往^ニ、尋^ネ向^レ所^ニ誌^シ、遂^ニ迷^フ不^レ復^ス得^ル路^ヲ。南陽^ノ劉子驥^ハ、高尙^ノ士也。聞^キ之^ヲ、欣然^{トシ}親^ラ往^ク。未^ダ果^シ、尋^ニ病^シ終^ル。後^ニ遂^ニ無^シ問^フ津^ヲ者[。]不再^レ得^ル桃源[。]

六〇 愛蓮說

周 惇 頤

敦頤(二十七)字^ハ茂叔、宋^ノ理學^ヲ開^ケリ、世^ニ濂溪^ノ先生^ト稱^ス、我^レ後^ニ三條^ノ天皇^ノ御^ニ宇^ニニア^ル淤泥

中通外直

褻翫

水陸^ノ艸木^ノ之花[、]可^レ愛^者甚^ニ蕃。晉^ノ陶淵明^ハ獨^ニ愛^ク菊。自^レ李^唐來[、]世人[、]甚^ニ愛^ク牡丹[。]所^ハ愛^ス各^ニ異[。]予^ハ獨^ニ愛^ク蓮^ノ之^{出^ル淤泥^ニ而^不染[、]濯^ク清^シ漣^ニ而^不妖[、]中^ニ通^ク外^ニ直[、]不^レ蔓^ク不^レ枝[、]香^ハ遠^シ益^シ清^シ、亭^ハ淨^シ植^テ可^レ遠^ク觀[、]而^不可^レ褻^ク翫[。]焉[。]蓮^ノ所^ハ以^テ可^レ愛[。]予^ハ謂^ク、菊^ハ花^ノ之^隱}

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人^ノ各^ニ愛^ス其^ノ性[、]所^ハ近^ク者[。]

六一 五樂

佐久間象山

豐隙

處險如夷

君子有^ニ五^ノ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ニ知^ク禮義[、]骨肉^無豐隙[、]一樂也。取^テ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忤^於衆民[、]二樂也。講^ク明^ノ聖學[、]心^ニ識^ク大道[、]隨^テ時^ニ安^シ義[、]處^レ險^如夷[、]三樂也。生^テ乎^西人^ノ啓^ク理窟^之後[、]而^知古^ノ聖賢^ノ所未^ニ嘗^ク識^ク之^{理[、]四樂也。東洋^ノ道德[、]西洋^ノ藝術[、]精粗^不}

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

父母俱ニ存シ、兄弟故ナキハ一樂ナリ。仰イデ天ニ愧
ヂズ、俯シテ人ニ忤チザルハ二樂ナリ。天下ノ英才ヲ
得テ之ヲ教育スルハ三樂ナリ。(三十六字) (復文)

六二 報德記序

川田 甕江

尊德(四七二五二)
通稱ハ金次郎、
世ニ報德先生ト
イフ

孰謂吾道迂。得其一端、亦足以富國濟民。今觀於二
宮尊德、事有以知之矣。尊德相州栢村人。發跡田畝、
學無師承、耕讀兼修、大有所自得。蓋其立教、以報天
地功德爲宗、定分度以節用、闢荒蕪以拓土、勤儉力

翁然
末造 肉食

親炙



二五金次郎

行、不事虛文、尙忠孝、重信義、鄉黨翁然化其德。事蹟 教義
是時霸府、末造肉食、秉政、上下困弊、民不聊生。邦君
邑宰、往往就詢救窮之方。尊
德爲畫策、小用小効、大用大
効。其能大用者、前有小田原
藩主大久保忠真、後有中村
藩主相馬充胤。而充胤收効
尤居多云。邦君邑宰 多收効 中村藩士
有富田高慶者、受業尊德、親
炙日久。因錄其畢生事跡、著報德記八卷、充胤繕寫

校讎 弁

奏覽乃付儒臣校讎印行勅臣剛弁一言於卷首德報

循良

記爲勅版恭惟國家中興廢藩鎮置府縣除弊制舉人才

省方 民瘼

牧民官吏特擇循良尙慮其或見近利以忘遠害興

卿輔 殿最

工役以加賦斂先威嚴以後德化上車駕省方親問民

瘼又遣大臣卿輔歲時巡行以察治績殿最則如尊

牛刀割雞 (引喻法)

德所爲雖事屬既往宸衷嘉尙至今弗諼嗚呼彼不

幸生不遭明時牛刀割雞治止一境其亦幸而此書

刊布使海內守令景慕法効傳惠澤於無窮死者有

知當感泣地下也聖德重民政抑尊德事業尤見効於

墾闢世或視爲農學者流不知其報天地功德者祭

報本反始

筆路藍縷

義所謂報本反始其定分度者王制所謂量入爲出
而闢荒拓土爾雅謂之菑畚春秋傳又稱筆路藍縷
之功則一切施設本於聖賢遺教非獨守令取法即
博聞多識號爲師儒其言不適世用者亦將瞿然有
所猛省焉報德教本儒教

六三 明治聖詔 (謹鈔)

一日清平和回復詔

今告朕志于汝有衆以明將來所嚮大日本帝國前
途與朕即位以來志業均尙悠遠朕與汝有衆努力

明治二十八年(二
五五)

謙抑

戒驕泰、主謙抑、益修武備、而無瀆武、益振文教、而無泥文、上下一致、各勉其事、勵其業、以成永遠富強之基。戰後軍防計畫、財政整理、朕雖命有司使各當其任、至積累蘊蓄、以培國本、則不可不賴億兆臣庶之力。

(大日本維新史)

積累蘊蓄

明治三十二年(二)

五五九

新條約施行詔

朕賴祖宗遺烈、振紀綱、施治化、內致國運之隆昌、外敦列國之交誼、而朕所期改訂條約之事、悉規畫、累諮詢者多年、遂得與締盟各國妥協、茲迄其實施之

妥協 實施

期、雖帝國之責益重、而列國之親交、自是愈鞏、朕最所欣懽也。汝臣民固厚於忠實奉公、宜深體朕意、億兆一心、恪遵國是、善交遠人。庶幾務保國民之品位、發揚帝國之光輝。在廷臣僚、任施行新條約之責、飭百官有司、慎重措置、期中外臣民均享惠澤、無憾、以固列國和好於永遠。

(大日本維新史)

戊申詔書

朕惟方今人文、日就月將、東西相倚、彼此相濟、以共福利。朕茲期益修國交、惇友誼、與列國永賴厥慶。顧

明治四十一年(三)

五六〇

醇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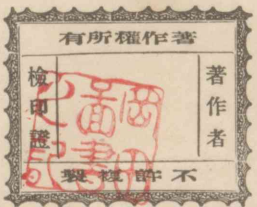
伴日新之大勢、共文明之惠澤、固不可不須乎國運之發展。而戰後日尚淺、庶政益要更張。宜上下一心、忠實服業、勤儉治產、惟信惟義、醇厚成俗、去華就實、荒怠相誠、自彊不息。

新定漢文讀本卷四終

橋岡馨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印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訂正再版印刷
大正元年十月一日修正三版印刷
大正二年七月五日訂正四版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發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六日訂正再版發行
大正元年十月五日修正三版發行
大正二年七月八日訂正四版發行

新定漢文讀本
價定四、五、金參拾錢



著者	岡田正之
發行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水道町七十三番地 西野虎吉
印刷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〇八番地 水谷景長
發行所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水道町七十三番地 關成館
西部販賣所	大阪市東區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角 三木佐助
東部販賣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數寄屋町九番地 林平次郎

(刷印所刷印館文博)

